



将军在上

下册

橘花散里/著

晋江年度点击榜首作品

强扭的瓜也甜——

且看**神武女将军**如何改造废柴夫君！

且看两只刺猬互相取暖的感动人生——

热闹的**驯夫大戏**，欢快温情中催人泪下！

比《还珠格格》更温情

比《武林外传》更搞笑

赠送**4张Q版**四格漫画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将军在上

橘花散里 /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军在上(上下):全2册/橘花散里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339-3423-1

I. ①将… II. ①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6818号

策 划 人 柳明晔
责任编辑 柳明晔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校对 许红梅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将军在上(上下)

橘花散里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 547千字
印张 30.5
插页 2
版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423-1
定价 56.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MULU

01

第六十五章	水榭道歉	001
第六十六章	水祸滔天	006
第六十七章	钦差大臣	011
第六十八章	漠北飞鹰	014
第六十九章	命犯桃花	018
第七十章	与君同行	021
第七十一章	各怀鬼胎	024
第七十二章	古旧茶杯	027
第七十三章	四出调查	031
第七十四章	夜半小贼	034

第七十五章	逮捕归案	037
第七十六章	升堂断案	041
第七十七章	回去吃饭	044
第七十八章	大好机会	048
第七十九章	瞒报	051
第八十章	鱼雁传书	054
第八十一章	无耻浑蛋	057
第八十二章	浑蛋无耻	061
第八十三章	一波三折	064
第八十四章	叶家小白	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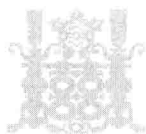


目录 MULU

02

第九十四章	怨声载道	120
第九十三章	出征送行	114
第九十二章	烽火狼烟	110
第九十一章	柳家来人	104
第九十章	两段往事	096
第八十九章	盘问审讯	088
第八十八章	卞和有玉	084
第八十七章	一击必杀	081
第八十六章	冲冠一怒	074
第八十五章	风波骤起	070

第九十五章	再披战袍	123
第九十六章	东夏秘史	129
第九十七章	铁壁重围	133
第九十八章	奇兵突围	137
第九十九章	忍痛撤退	140
第一〇〇章	报喜报忧	143
第一〇一章	东夏内讧	147
第一〇二章	调兵遣将	152
第一〇三章	万人唾骂	156
第一〇四章	取舍之间	160



目录

MULU

03

番外	尾声	第二十二章 终章	第二十一章 繁花落尽	第二十章 东夏盛宴	第十九章 诱饵圈套	第十八章 前尘往事	第十七章 弄虚作假	第十六章 李代桃僵	第十五章 谁入地狱
212	211	206	200	193	190	183	177	172	166

第六十五章



水榭道歉

柳惜音离开十天，大雨也下了十天。

叶昭的脸比老天更黑，军营练武场里可怜的木桩子们被硬生生打碎了十几根。

南平郡王府内，无论猫、犬、鸡、人，甚至老鼠，但凡有点智商的生物，都知道见了将军绕路走，以免被那股说不清的恐怖气场吓得短命。

夏玉瑾自被胡青训斥过后，总觉得对不起媳妇，想做些什么。

于是，他躲在练武厅外，偷偷探出半个脑袋，看媳妇凶猛无比地咆哮着，快如闪电，急如飙风，一脚脚把练功用的铁人踹成扭曲的麻花，瘸腿烂头，个个不成人形。他吓得抖了抖，捧捧自己颤抖的小心肝，满肚子打好腹稿的甜言蜜语飞到九霄云外，手里捏着的白玉木兰花簪子礼物也被汗水湿透……有点脚软。

逼媳妇亲手赶走心尖尖上的表妹，惹得她非常非常不高兴。

怎么办？

他是不是有点太无情无义无理取闹了？

可是想想柳惜音入门的可怕后果，他还是无情无义无理取闹好了……

夏玉瑾满脸愁苦，在情义的边缘彷徨着，徘徊着，就像迷途的羔羊。

“去！”叶昭狠狠将最后一个铁人踢上半空，然后跃起，漂亮地翻了个身，凌空飞踢，准确地将它送入墙角的废铁堆里，听金属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重重地将地面青砖再次砸破，终于舒了口气，觉得气力还没发泄完，意犹未尽道：“铁人打起来还是没活人尽兴。”她擦把汗，回过头，见夏玉瑾站在门口，心念一动，便放柔声音，尽可能缓和地问：“有事？”

夏玉瑾盯着她，咽了咽口水，脸色苍白。

叶昭赶紧收起狰狞的表情，挤出个比杀人还恐怖的笑容来。

如何讨好媳妇？



狐朋狗友有丰富的经验。

最有效的一招是，先送她礼物，甜言蜜语，然后在床上嘿咻嘿咻地好好表现，把她服侍尽兴了，就算天大的怨念都没有了。

夏玉瑾壮起纨绔的胆子，跑过去，拖起叶昭满是茧子的粗糙双手，狠狠摸了两把，然后用力往外拖。叶昭起初愣了下，没动。待他用力再拖第二次时，才醒悟过来，赶紧半推半就地跟着，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下，回到内院的水榭。正想问为什么，就被夏玉瑾按在长椅上，从怀里摸出把崭新的玳瑁犀角梳，解散头发，重新给她绾了个慵懒发髻，斜斜插上支羊脂白玉雕成木兰花图案的细簪子。这簪子吊着一颗小小的珍珠，简单大方别致贵重，这是他在全上京贵妇人最喜欢的首饰店珍宝阁处挑了整整三个时辰，花了几百两银子，折腾得老板差点吐血的成果，只希望能给阳刚气太重的媳妇带来点温婉女人味，让他后面的甜言蜜语更容易说出口些。

结果……

叶昭不丑，发型不丑，簪子不丑。

但就是配搭起来像威猛的老虎身上打了个蝴蝶络子，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夏玉瑾看着自己精挑细选的礼物，有些无语。

叶昭伸手摸摸秀气的发簪，也不太适应，困惑地问：“这玩意适合我？”

“好看！”夏玉瑾的良心在默默流泪，他深呼吸，定定心神，遣开看热闹的小丫头，默念几次草稿，努力赞美，“我最近发现阿昭……阿昭还是……挺……挺好看的。”

叶昭听见对方赞美自己，立刻回敬：“你更好看。”“呸！老子是男人！好看个毛！”夏玉瑾好不容易酝酿的感情全没了，气得炸毛，刚骂了两句，想起初衷，又收敛脾气，把所剩不多的良心找回，共同赞美她身上唯一优点，“你的腿很漂亮。”

叶昭盯着他的眼睛，似乎在分辨真伪：“你喜欢我的腿？”

夏玉瑾好不容易才说出的心里话，却给她的直白注视看红了脸，于是咬牙问：“是又怎样？”

“好办，”话音未落，叶昭两条腿已欢快地搭到他身上，钩着他的腰，拉过来，死死缠住，“喜欢就早说啊，自家人还客气什么？”夏玉瑾没有准备，被用力拉扯，往前一扑，站不住脚，跌跌撞撞摔入她怀里。

叶昭缠着他的腰，捧着他的脸，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腿上，隔着布料，轻轻搓揉着，然后用双唇贴着他的鼻尖，暖味道：“喜欢摸就摸，你想怎么摸就怎么摸。”

明明是他来无耻的！怎能让媳妇专美于前！

夏玉瑾愤然出手，甩开膀子就干，狠狠把媳妇的大腿从上到下摸了好几把，从大腿外侧一直摸到根部，正想解衣入港，忽然自己身下凉飕飕的，有点不对劲，赶

紧提了把自己的裤腰带，回过神来：“干！你乱摸我的粮草库干什么？”

叶昭抬头问：“你不喜欢？”

夏玉瑾愤愤然：“当然不喜欢！”

“哦……”叶昭摸过去，准确判断，“你兄弟喜欢。”

夏玉瑾对自家没出息的兄弟，爱恨交加……

叶昭继续勾搭他兄弟。

夏玉瑾赶紧抵抗住阵阵酥麻诱惑，咬着牙，狠下心肠，抓住她的手，喘着气，试图扳开指头，嘴里强硬道：“谁喜欢了？！”

肌肤间的接触带来被抚慰的短暂幸福。

叶昭浑身上下都叫嚣着想做点什么让人痛快的事情，她看着白貂被欺负的表情，要挣逃的动作，莫名其妙产生了爽快的感觉，暂时冲走了心头上沉甸甸的难受。眼见对方要逃离，岂能罢休？当场手心一紧，牢牢握住兄弟弱点，阴森森地威胁：“人质在手，你敢逃？！不要命了吗？！”

就算兄弟受不住诱惑，通敌叛国，也是他嫡亲的好兄弟！任何男人都不能放弃救援自家兄弟啊！

“轻点！小心点！”夏玉瑾想起练武厅那群麻花糖，自知兄弟硬度不如精钢铁人，吓得大叫起来。唯恐她情绪不好，气力失控，酿成人伦惨剧。于是不敢再逃，乖乖站着，任凭蹂躏，心里委屈，颇有点偷鸡不着蚀把米的感觉。

水榭外，暴雨打在湖面、瓦砾、树枝上，发出阵阵巨响，掩住男女挣扎喘息的声音。

夏玉瑾单膝跪在长椅上，俯下身，上身的白蟒纹锦缎袍整整齐齐，撩到大腿，下身的亵裤却不知去了何方，在雨水的溅洒中，有些凉，有只很无耻的手，游走在里面，渐渐地，他漂亮的眼睛充满欲望的光芒，雪白的牙齿在强硬的忍耐下，不停颤抖碰撞，喘息着，偶尔从牙缝里迸出几声弱不可闻的呻吟。

他说：“你这无耻的浑球！还要不要脸的？哪有大白天在水榭宣淫的？”

叶昭吻上他的唇，双手加快速度，用更不要脸的举动做了回答。

夏玉瑾：“你再这样，我真恼了！”

叶昭停下动作，咬着耳朵，反问：“那……不做了？”

火炉上的水烧了个半开，欲仙欲死的巅峰未到，不上不下憋在那里，真他娘的难受。

夏玉瑾舍得，他的兄弟舍不得，于是在很努力地说服他暂时放下面子，一起叛国。

夏玉瑾偷偷回头，左右四顾，唯恐有隐藏在暗处的好事者看到这难堪的一幕。





叶昭痛快地打消了他的疑虑：“没人。”

夏玉瑾犹不放心。

叶昭：“雨声太大，听不见。”

夏玉瑾还是不放心。

叶昭：“我不说。”

夏玉瑾当场拍板：“继续！”

对付流氓就是要比对方更流氓。

夏玉瑾小流氓似的扑上来，拉扯衣服，要把媳妇剥得比自己光。

叶昭结实平板的上半身，他不感兴趣，便直接找准腰带的绳结位置，顺利扯松，然后抱着那双梦寐以求的雪白修长漂亮美腿，流着登徒子的口水，狠狠亲了几口，捧着小细腰，只见曲径通幽处，水帘花木深，立即带着最无畏的勇气，长驱直入，准备抢先入港。

即将抵达胜利的那一瞬。

天地忽然反转了。

是大流氓猛地想起海夫人的教导和丈夫的“喜好”，豪迈地翻了个身。轻轻巧巧地将他推坐在长椅上，安稳身形，对准目标，大刀阔斧地跨了上去，一坐到底。

“我干！”夏玉瑾来不及申辩，再次悲催了。

“不错，”叶昭动了两下，自言自语，“果然不痛了，海夫人诚不我欺。”

会痛还那么猛，不痛呢？

这婆娘凶残起来不是人。

夏玉瑾觉得自己的未来岌岌可危。

将军开始勇猛进攻，和初次征战的生涩和紧张不同，再战的过程中有和攻破镇截然不同的快感，让她只想再要多点，再多点。让鼓点般的节奏，迅速起伏着。锦衣上的美丽蟒纹，沾染了靡靡水迹。与生俱来的控制欲望，在旋律的催动中，强烈爆发，她要带头冲锋陷阵，掌控战场的所有一切，不容许任何人违抗她的指挥和命令。

骨子里被压抑的残暴在蠢蠢欲动。

脑海里被控制的邪恶在缓缓生长。

这才是她用自制力隐藏起来的真正本性。

“混账！我要在上面做！”

“你说什么？雨声太大，我听不清。”

夏玉瑾的抗议与挣扎，叶昭充耳不闻。他咆哮着，两只手的手腕却被抓得紧紧的，牢牢固定在长椅的椅背处。衣襟终于被扯开，露出截白皙漂亮的脖子，咽喉



处在不停地吞咽着，囚禁的感觉带来更极度的快感，和阵阵纠结混杂在一起，分不清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叶昭忽然停下动作，替他整了整衣襟和发梢：“还要吗？”

“要！快点！翻身，我要在上面！”温暖的结合处，他的欲望却还没有发泄出来，看着叶昭整齐衣冠下的赤裸双腿，全身上下都是阵阵难受的憋屈，脑子里除了本能别无他物。此时此刻，只要能让他尽兴，就算死了也无所谓。

叶昭食髓知味，舔舔唇，坚持：“我要上面。”

夏玉瑾痛苦地扭扭腰，喘着气，用最后一丝理智克制着欲望，不作答。

叶昭动了一下，再次坚持：“我要上面。”

兄弟在人家手里，腰被按得死死的，想自己动都不行，夏玉瑾进退两难。

叶昭低下头，让漂亮的髻发缓缓垂在他腰间，眼珠子就像看着猎物般，半眯着，散发着狡猾的光芒，故意低沉地呻吟着，不停用言语挑逗。军营里男人逛上等青楼的有，逛下等窑子的也有，说起荤话来百无禁忌，叶昭扮作男人，为了合群，偶尔也会陪大家说几句荤话。尺度百无禁忌，毫无下限，有不少段子是夏玉瑾闻所未闻的，听得他身下越发威猛，越发想要，就是为了面子，拼命隐忍。

叶昭推推他，劝道：“别坚持了，这里就我们两个人，谁上谁下，怎么痛快怎么来就好。”

夏玉瑾怒道：“你懂个屁！老子最恨被人压！”

叶昭困惑：“我又不是真爷们，怎么压你了？春宫里又不是没这姿势。”

夏玉瑾反对：“不行，给人知道多丢脸啊。”

叶昭耸耸肩：“你不说谁知道？我是你正室，总不能把我们房事拿去到处说吧？”

夏玉瑾呆了一会儿，迟疑道：“人家会猜到。”

叶昭爽快道：“我告诉他们，你在家威风八面，勇猛无敌，压得大将军起不了床好了。”

夏玉瑾：“放屁！”

他们对视片刻，都觉得很好笑。

对峙的气氛轻松了许多，两人总算想起是在行房，不是在争输赢。

夏玉瑾觉得前阵子让媳妇很不高兴，现在是来安慰她的，偶尔让让步也无妨。于是他很爷们地允了，决定先干完这票再研究下次反攻。叶昭得令，大喜，将练武没发泄完的气力用得淋漓尽致。

倾盆大雨，铺天盖地罩住水榭，掩盖所有的秘密。

叶昭保证守口如瓶。

夏玉瑾终于放松自己，兴奋起来，嗷嗷叫得很痛快。

第六十六章



水祸滔天

雨带来的，不只是美景，还有灾祸。

上京去漠北，山高路远，迢迢千里，快马加鞭来回也要月余，普通的客运及货运通常会经水路，先至江北的临河县镇，再换车马北上。

江北，岫水县县衙府邸，满脸皱纹的章县令正躺在第七房小妾的肚皮上，吃着水晶葡萄，让俏丽丫鬟替他捏着腿，捶着肩，听漂亮女先儿唱曲子，美滋滋地策划着未来。

他在这小县城做父母官三年多，任期即将结束，可他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山高皇帝远、油水丰厚的好地方，幸好朝中有人撑腰，使些银子，好好活动活动，如果升不了官，至少也要调去附近县城。

人生得意须尽欢。

美酒、美食、美女，逍遥一世，别无所求。

章县令摇头晃脑地感叹着，将手伸入佳人怀中，狠狠捏了把，引得她低声吡恼，不由呵呵大笑，脑子里却想起昨天经过岫水县去古陀山，投宿驿站的那行官员女眷。听说是边关柳将军的侄女，年方二九，长得花容月貌，比天上的仙女还要美上三分。听服侍她的驿站婆子们嚼舌根，说这位仙女般的姑娘，竟是要去古陀山的妙莲庵出家为尼。

妙莲庵是贵族女子出家的地方，多半是丈夫死后，不受宠的妾室，或是犯了错的闺秀和太太，在那里青灯古佛，了此一生。

那么年轻，那么美貌的人儿，为何如此命苦呢？

真是天妒红颜啊！

要不是美人儿背后的关系太硬，实在惹不起，他非得抢回来当菩萨供起，抱着天天疼。

章县令想得口水都流了两滴，只恨没机会下手。

服侍他的白氏是个妙人儿，见他心猿意马，立即讨好道：“大爷，你想要柳姑娘也不难。”

章县令“呸”了她一口。若是几十年前刚中进士，风华正茂时也罢了，现在都五十好几的老头了，他再自恋也不会觉得娇滴滴的大美人会看上自己。

白氏笑道：“你不是还有二十岁的三少爷长得英俊洒脱，才华出众，尚未婚配吗？他前阵子还中了秀才，和柳姑娘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双。料想柳姑娘要出家，也是被逼的，若是能得个俊俏郎君青睐，怎会不心动？”

“胡扯！”章县令狠狠训斥两句，心里却有些意动，他这庶子的长相确实拿得出手，说话做事很讨人欢心，明面上风评甚佳，除了平生只好男风外，没什么大缺陷。柳姑娘无父无母，八成是教养不良，风流放荡，德行有亏，惹家门憎厌，所以让她出家赎罪。若让儿子出面勾搭，骗娶进门，待东窗事发，生米已成熟饭，美人儿独守空闺寂寞，做公公的去安慰一二，也是情理所在啊。

章县令越想越美，仿佛美人儿已经到手，赶紧扑倒白氏泻火。

门外传来疯狂的嘶喊声：“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章县令怒极，光着身子从床上跳起来，推开丫鬟，和衣而出，狠狠踹了来人一脚，骂道：“什么不好了？你老爷好得很！”

被踹到的衙役姓李，是衙役里的小头头，他连滚带爬，顾不得疼痛，带着泥巴和雨水，梦游似的扑了回来，跪在地上，红着眼叫：“老爷，漠河决堤了！”

“什……什么？！”章县令惊呆了。

衙役语无伦次道：“天天都下大雨，漠河的水位一直在涨，前些日子巡视时报过，说大堤有缺口。老爷你在屋里忙，说不要紧，不会决堤的，今天漠河的大堤就崩了，河水冲进来，卷了好几个村庄，李庄、陈庄、莫庄、林庄……田都淹了，人……人都给卷走了，死了，全死了！”

“死……死了？”章县令一屁股坐在地板上，面如死灰。

连日来的大雨，将快成熟的庄稼全毁了。

朝廷虽下了减税令，可该收的赋税还是少不了多少。

岫水县是交通要道，物质充裕些，也撑不住粮价飞涨，一日三变，周边城镇来的流民渐渐涌来，在街头晃荡，四处乞讨，治安有些混乱。

可是，这种无法预料的天灾，和就快离任的县太爷，有什么关系呢？

千里做官只为财。

他欢喜地上旨请求赈灾，准备再发笔横财。顺便让衙役们四处收税，务必要在他离开前把所有积欠的税款和罚金收足，部分上缴国库，让政绩完美，部分上缴私库，让钱包鼓鼓。





衙役们憋着一肚子气，冒着大雨，上山下乡，到处找钱。

李庄地势低洼，被淹得最严重，几乎颗粒无收，只等朝廷赈灾，哪里还有钱交人头税？村里到处都是哭哭啼啼的大姑娘小媳妇，看得衙役们也于心不忍，面上却不敢表现出来。这样的年景，若是惹恼县太爷，丢了饭碗，哭啼的就是他们家媳妇闺女了，于是只好硬着心肠，骂骂咧咧地到处翻箱倒柜，抓鸡揍狗，好歹凑齐了大部分。

李老三被砸了院子后，站在门口破口大骂：“你们这群对着该天杀的章无德摇尾巴的走狗！你们生儿子没屁眼！断子绝孙！你们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李衙役听成大怒，正准备过去踹上两脚，让他老实点。

忽然脚下微微震动，平地一声雷响，震得耳朵嗡嗡作响。

吓得他往后跳了两步，紧张看向天空，心里念叨着：雷公要劈就劈章无德去，咱是无辜的……

兄弟们见他这副熊样，个个偷笑他没胆。

乌黑的天空，压抑得像口棺材。

他总觉得不对劲，往周围多看了两眼。

然后，他看见漠河水像发疯的巨龙直冲过来，喘息之间，便淹没田地，掀翻村口停着的牛车，将几百斤的老黄牛冲上半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啊！是漠河决堤了！快跑啊！”

漫无边际的恐怖卷上每个人的心头，再也没有人哭泣、痛骂、训斥、嚣张，回过神来，母亲抱过孩子，父亲背起老人，丢下房子、财物，用这辈子最快的速度，疯狂往高处跑。

“妈妈！等等我！我跑不动！妈妈！”一个小孩摔倒在地上，稚嫩的哭泣声淹没在绝望的尖叫声中，然后永远消失在洪水里。“相公，你带着孩子跑，别回头。”妇人扭伤了脚腕，疯狂冲着男人大喊，这是她今生今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比起水流移动的速度，人类奔跑的速度是那么地缓慢。

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死亡只是早晚的事情。

“救命！”

“救救我！”

“阿爹！阿姆！”

爬上房屋的，屋顶承受不住水流的冲击，很快塌陷，爬上大树的，和大树一起被淹没。无数的手在水中沉浮，挣扎，不知冲往何方。

村前爱俏的少女，健壮的汉子，垂垂老朽，美貌少妇，乡里乡亲，有仇的，有亲的，统统已经不再重要，刚刚还在笑闹哭骂的鲜活人命，变成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良田、房屋、道路、桥梁、河流皆化作一片汪洋。

最后，所有的哭喊声都安静下来，只有天上的飞鸟，展开翅膀，在半空中盘旋，悲戚地啼鸣着失去的巢穴。

李衙役动作最快，幸运地抢到来时骑的马匹，丢下众人，疯狂地往山上跑去。当马匹被卷走时，他已到达较高的位置，抱住最高的大树，牢牢抱紧，憋住呼吸，待水流的力量过后，迅速爬到没被淹没的树梢，总算逃出生天，待水势缓和后，找了个漂过的木盆，冒险游回来报告。

十三个村庄被淹没，死亡六千四百人，一万七千人流离失所。

唯岫水县城及周边几个村庄地势较高，幸免于难。

“完了，全完了……”章县令仿佛老了二十岁，跪坐在地上，浑身发抖。抱着脑袋，哭得眼泪鼻涕全流出来。岫水县的大堤是他主持修建的，从中饱了不少私囊。前阵子衙役来报大堤有裂缝，他正忙着哄小妾开心，压根没放心上。怎料一时不察，竟闯出如此泼天大祸？

蒲师爷匆匆赶到，视察环境，急忙开设粥场，安抚灾民，然后回衙门见县令，扶起瘫软的他，果断地道：“老爷，别急。”章县令仿佛看到救星似的抓住他，哭道：“那修大堤的银子你也有份拿，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跑。”

“老爷，你过虑了，”蒲师爷冷静地道，“天下万物皆有极限，岫水县位于江边，地势不好，又连续下了两个月的雨，水位过高，任何大堤都无力回天，怎会是修建问题？”

章县令闻言，不号了，拍拍大腿道：“是啊！咱们这里水大，大堤也挡不住！可……可是裂缝……”

蒲师爷问：“谁知道大堤有裂缝？”

章县令：“去巡查的几个衙役。”

蒲师爷转转眼珠，再问：“衙役不是都被水冲走，殉职了吗？留下的那个李衙役也给吓疯了，疯子就爱说胡话，老爷你应该好好给些银子，安慰一下，让他好好养病。”

“都是那群衙役怕担责任，说胡话，把本老爷也搅糊涂了，他们这群偷懒躲闲、玩忽职守的废物，什么时候报告过大堤有裂缝？简直荒谬！”章县令神色渐渐恢复了自信，所有的事情还在掌控之中。他在大堂上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一事，问：“驿站情况怎么样？柳美……柳姑娘没事吗？”蒲师爷微微摇头：“驿站也在低洼处，人全部冲走了，怕是凶多吉少。”

章县令叹息：“可惜了一个绝色佳人。”

蒲师爷问：“要报告柳将军和叶将军吗？听说叶将军外号是活阎王，如果她生





气……”章县令拂袖道：“荒唐！官员家眷来访，何曾轮到我县太爷亲自去接待？谁知道驿站来过什么柳姑娘杨姑娘的？就算来了，关我屁事啊？我好端端的正人君子，能去关心人家小姑娘吗？何况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说不准他们早走了，在其他县城遇到大水、山贼、流寇什么也是有的。怎知道一定是在我这里出的事？”

蒲师爷谨慎问：“县太爷的意思是？”章县令不耐烦地挥手道：“现在到处都是灾情，衙役都死得差不多了，事务繁忙，我心堪忧，快快上报朝廷赈灾才是要紧事，别的事什么都不知道。哎呀，也不知道胡丞相的家人在城中有没有受惊，来人，备轿……”

蒲师爷会意，照办。

为官之道，便是瞒瞒瞒！

第六十七章



钦差大臣

无论江北水祸如何惨烈,但对没亲眼见过的人来说,就好像戏里的故事,除有亲属在那边遇难的家庭伤心外,多数人也就是感叹几声倒霉。连月大雨,庄稼歉收,水路中断,阻断南北交通,上京物价猛涨,才是和他们切身相关的事情,乡间许多餐桌上出现了野菜叶和树皮,离乡背井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天子脚下,情况尚好,百姓除了痛骂奸商,日子凑合着还能过。

达官贵人家里,依旧歌舞升平。

最烦恼的,倒是坐在龙椅上的那一位。

朝廷上,百官争议赈灾事宜。

谏官:“天灾当前,百姓流离失所,赈灾刻不容缓!”

户部尚书:“没钱。”

兵部侍郎:“流寇叛乱,派军征讨,刻不容缓!”

户部尚书:“没钱。”

工部员外郎:“重修大堤,刻不容缓!”

户部尚书:“没钱。”

任你千招变化,他一招拆解。金銮宝殿,吵得就像菜市场。

皇上看看桌面上一叠叠请求拨款赈灾、安置灾民、商人哄抬物价、流寇作乱的奏折,再看看户部尚书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淡定表情,心烦意乱,脸色铁青。

别人做皇帝多自在呀,他做皇帝,大秦国祖先都不知道跑去哪里打马吊,不庇佑了。先是蛮金作乱,凶悍野蛮,打得差点亡国,好不容易熬过难关,国库空得连老鼠都不想待,没等休养生息完,又来个水灾,处处都要钱,闹得他吃不下睡不着,只恨不得把一个子儿掰成两半花。

好吧,宫殿不修了,后宫的衣服首饰省点,地方财政抽调点,户部的铁牙缝里抠出点,总算凑出几个赈灾款。